

## 勒虎

一九八五年生於臺中，籍貫南投。臺中一中、臺大中文系畢業，現任職媒體業。



## 「Office 2015」狂想曲

職場是個修羅場，無數生靈在此輪迴受難。即使邁向新世紀、時序來到二〇一五這個「外太空使徒來襲」的科幻年份，在每日照常升起的大太陽底下，一切情況並無顯著變化。

「所以，你們要記住了：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非誰做不可，也沒有什麼人是非做什麼事不可。」簡報室裡，A翹著二郎腿，一雙細銳的鼠眼睜視滿室初來乍到的新人，而繞口令似意味深長的警言，無異於下馬威了。在這不大不小的公司生聚十年，卡著不上不下的組長位置，每逢鳳凰落花時節便對新進人員端出老氣橫秋的衙役臉……A彷彿是黑底斯麥養的三頭犬，負責把關一籬筐即將通往地獄的靈魂。

B和C偕坐一隅，緊繃著神經，白襯衫和黑領帶底下的兩副身軀早已逼出一層薄汗。如果公司是座海洋，那麼此刻，畢業沒把個月的他們便是食物鏈下方的浮游生物群，連古老的細菌（大樓守衛、快遞、清潔工）都比他們來得適應環境。

倒是一旁的D老神在在，利用會議空檔悄聲安慰他倆：「Hey guys, Why so serious? Take it easy!」原來，除了少數死皮賴臉者如他之流，上梯次錄用的一批新人做不到三個月，便紛紛因為A「假專業，真專制」的擺老作為而藉故開溜——過程當然不至於像媒體所披露的、用通訊軟件向主管告別那樣誇張，不過端看書面辭呈上頭那些營養不良的理由，以及半途而廢的字句，縱令公司高層全都是瞎子，也心知肚明到底是誰比較瞎。

犯不著爭先，也毋須恐後，A的訓話會議結束之際，D再度繞到兩人身邊出言提醒：「在累積到足以跳槽或『被挖角』的資歷之前，不妨韜光養晦，靜待時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B和C面面相覷，他們推測緊接下來，D或將複誦那則在業界流傳許久、令人既驚畏又由衷感到痛惜的軼聞：某名正值壯年的整合行銷部企劃……姑且稱為E吧，為著客戶反覆無常的要求而獨自留守辦公室挑燈夜戰。隔日清早，當同事意欲搖醒臥臥桌間的他時，竟發覺E全身僵冷、早已斷了氣；諷刺的是，一旁耗轉的電腦主機面板卻因長時間使用而發燙，風扇猶仍嘶嘶唆唆地作響。

過勞死。源於不負責任的責任制。根據統計，全臺勞工每年的平均工時達兩千一百二十四小時，高居世界前五強，其結果是政治人物嫌假休得太多，企業主則拚了命地想製造無薪假。看似分裂的世界，其實無非「朝三暮四」的情節再現——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猴子就替我們搬演過了，問題是人又不能只吃香蕉！既然再怎樣努力皆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鐵律，有些人乾脆遁入網路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民，鎮日對著廣大無名的虛擬群眾大吐錢少事多、人微言輕的職場苦水。

就拿F和G這對新婚燕爾的小夫妻來說，早先嫁娶相關辦置、囍酒以及房屋頭期款業已蝕掉彼此大半的存款和積假，傳說中的蜜月只好宣告無限期擱延；偶爾轉到生活頻道或旅遊類部落格，將相關場景在腦海間過一下，幻想櫃上那盆蔦茶的仙人掌會是沙漠冒險背景，角落養著的小魚缸將自動噴薄出一整座熱帶海洋……在職貧窮的小日子翻飛，F和G每天動輒忙到烏暗暝，返回新厝心頭卻猶存感激，畢竟，他們認識的一名前輩H才堪稱苦命——孩子剛學會唸ㄅㄆ沒幾個月，先生就因工殤意外去世了；偏偏她待的那間中小家族企業人手吃緊，裡頭吃頭路的不是三四等親就是一屁股坐了十來年的老油

條，許多端茶奉水等庶務自然落到她頭上。更要命的是，老闆娘的寶貝金孫居然和她小孩上同所小學，於是每逢放課時節，上頭表面「恩准」H提前一小時外出放風，卻是要她「順道」牽回兩人，一兼二顧保母復保鏢之職，所謂「乾毛巾擰出水來」，亦不過如此。

「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蹙著眉皺起臉，I打響板似的將這順口溜掛在嘴邊，倘使大環境艱困業已成定數，那麼乾脆牙一咬心一橫，趁著自己還有些拚搏的體力本錢，不妨利用餘暇多接幾個CASE。但凡寫程式編網站管理粉絲團無一不攬（簡直就像早期家庭代工的三C翻版），儘管犧牲掉不少黃金假期，每當薪資如期入帳便不改其樂，如此湊湊泊泊個幾回，麻木也就成自然了。

這廂以肉身厲行開源之道，隔壁部門的J則聽信友人K為他擘劃的發財夢，決定成為其直銷團體下線，夕日間便從白領蟻工晉升為「紅寶主任」階級……頭銜反正不花錢嘛！批來的商貨反正加減賣嘛！於是每隔幾日即可見他熱切拿著DM到樓層各單位串門，有時是外包裝爬滿英吉利文的健康食品，有時則將重點放在結構複雜的健身器材，搭配理直氣壯的語句與肅穆的神情，他最常使用的推銷臺詞是：「我可以不賺錢，但臺灣人不能沒有健康！」這話大抵和電線桿上常見的「天國近了」標語相仿，帶點矯情和

威嚇的成分，所以真正買帳的不多；後來J無故離職，大家並不關心他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只紛紛猜測敢情他是前往對岸的新興市場尋覓藍海去了？

和那種亂槍打鳥式的高空花腔相比，L顯得最為務實。在她美好的歲月年華裡，其心所屬的良人都不在身邊；秋月春花等閒過，轉眼便要四十了，她深諳在婚姻市場上自己再無討價還價的空間，索性關起門來努力自我增值，什麼證券交易班股票投資班基金理財班報名個沒完，早已習慣一個人吃飯旅行到處走走停停的她，不僅義無反顧投保高額醫療險意外險，就連常人最避忌的生前契約都率先擬定好了——老？老有什麼可怕的？L說，窮途末路大不了把房賣了，轉去老人院集體吃大鍋飯。

當然，有些人孜孜矻矻地賣命實幹，難免有另一群人以偷吃步為能事，推拖閃躲飄之餘，尤有甚者求助於風水偏方、改運祕法，企圖抄取旁門左道而捷足登高。著於此道的M，論起箇中種種撇步來可謂如數家珍，偌大的辦公桌但見他精心變理陰陽，彷彿向滿天神佛借了法：椅背處擺一張九宮八卦刺繡圖當靠墊，文昌塔權充紙鎮，過爐的心經摺扇修身養性兼納涼，抽屜邊隅則放著一鉢招財進祿的黃水晶碎石——貯蓄之不足，金蟾蜍和玉貔貅分別作成手機吊飾與鑰匙圈，一步一腳印一琤琮，真正是不盡錢流滾滾來。

隔鄰相對儼然的N也不遑多讓，挾著左青龍右白虎之勢，幾經高人指點陳設的計算機（財富）、印鑑（權力）、精裝書籍（智慧）樣樣不少，粉晶球排列的七星陣用以延攬貴人，小盞喜馬拉雅玫瑰鹽燈專司解厄化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那回M、N雙雙為著頂頭一個經理懸缺各顯神威，精彩絕妙的乾坤鬥堪可擬桃花女鬥周公。一個種仙人掌一個栽羅漢松，一個將利剪鋒口對外一個以筆架巧妙隔抵，儘管表面互動熱絡，談笑間卻隱約飄出「車錯穀兮短兵接」的煙硝味，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君子之爭，還真是何苦（樂？）來哉！

正當兩人廝殺得難解難分之際，老總O喜滋滋宣布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從敵對公司挖角到最佳接位人選。P正式報到那天，包括M、N在內的部門同仁全都睜大了雙眼仔細打量……電動玻璃門才剛開啟，一股甜柔的香氣便藤纏樹般撥掠過廊道，自遠至近，一襲婀娜曼麗的姿影不急不徐地自眾人眼皮底下溜過——定睛再瞧，那張標緻臉蛋的主人不過才坐廿望卅的年紀吧？染成葡萄紫的蓬鬆髮恰與同樣高調的粉亮唇色相映成媚趣，迷你裙搭三寸細高跟魚口鞋踩得樓板鞞鞞響，眼看她步步生蓮似地翩然走向經理室，忽然一個move彎身撿拾指間滑落的合約，燕體蜂腰款擺呼之欲出事業線深深淺淺幾許，彷彿歪打正著了薛寶釵的詩識：「好『峰』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眾人懷著鼻血般止不住的狐疑，復加上老總乾柴烈火的殷勤態度（不願具名的員工信誓旦旦指稱自己數度撞見O邀請P共進晚餐），向來「和諧」的辦公室立馬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媽媽級阿桑員工為主力，思付像O這種高階領導層不都唯恐自己的衣領沾上緋色纖維，以免落人口實嗎？饞嘴貓在外偶爾偷食也罷，怎麼反倒大張旗鼓安了個白虎星在身邊？就算兩人果真沒什麼，瓜田李下總是啟人疑竇嘛！

而另一方面，一股鬼祟的羨嫉之情靜靜地在底層蔓延，這派人馬泰半是待字閨中的未婚者，就算沒看過瓊瑤、席絹，成長過程倒也吸收了不少韓劇奶水；像這種麻雀變鳳凰的故事不曉得在電影院裡頭上演過千回百遍，由來只以為是大銀幕裡虛實相參的花花世界，如今現世的鴛鴦蝴蝶擺明在眼前，不少單身奮鬥的小資女孩遂又重燃起信心。

「我說：男人只要有權或有錢，就變得愛作怪！」Q恨恨道。

在《穿著PRADA的惡魔》吹颳起一陣風潮之前，像Q這類足蹬三吋高跟鞋、耳間墜著外雙C外加肩揹倒三角標誌手袋的高端白領，有個模糊但統一的稱號：「女強人」。

彷彿承繼了亞馬遜戰士驍勇的本能，這位學、經歷與眼光俱高的摩登女性搖身蛻化為現代都會叢林中衝鋒陷陣的單兵。她善於謀略，懂得運用投創伎倆盤下許多高潛力公

司，或者在買空賣空的慘綠股市間殺出一條翻紅血路，也因此還不到四十歲光景，Q名下便擁有好幾套出租自用兩相宜的房地產。然而正當事業如火如荼之際，沒想到結縭十載的副總丈夫竟背著她與部門新進的實習社員美眉廝纏上了；更沒想到的是，當她終於明白挽回無望，遂發狠勁要求對方無條件離婚之際，丈夫居然毫不猶豫地答應簽字（可見果若覓著了真愛）！由是Q便益發陰戾了起來——從今而後，但凡她的公司團隊若非和她一樣精明幹練到有剩的女子（財務長、行銷總監、公關主任），便是平凡得擠不出一滴水的資深大媽（櫃臺接待、總機、清潔員），沒有半調子的中間值，沒有以貌承恩的花瓶，當然遑論那些大學剛畢業、隨時眨巴著無辜鹿眼般的（女）新鮮人。

想起愛情事業兩得意的春風年歲，Q逢人總愛引述〈傾城之戀〉裡頭的金句——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都有這樣圓滿的收場！十年八年之後，其實當初的她又哪裡明白，張愛玲在高中畢業前夕的題辭，竟或是「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

「欸，凡事別急著定論，就讓子彈飛一會兒吧！」R說。他的前上司S曾在某個「男人限定」的聚會場合間侃談自己的親身經歷。他那位外表冷豔如霜實則悶騷到尻骨裡的前女秘書T，有一次逕自推開總經理室大門，盯著S看了半晌，這才面色凝重地低聲訴

道：「老總，想跟您報告一件事情：我懷孕了。」聽到這裡，彼時在座的男士莫不倒抽一口冷氣——因為在業界中打滾的，任誰都曉得S的元配夫人可是位見佛殺佛的藥叉婆。

S聽完倒也水波不興，一面檢查電子郵件一面淡淡地回道：「噢，是嗎？那麼我也有件事想告訴你：我在幾年前，就已經結紮了。」

沉默。

似乎隔了億萬劫分之一個剎那，T恍惚意會過來，旋即換了張媚臉，音聲甜懶拖沓略做小貓撒嬌狀：「老總，我剛才跟您開玩笑的！不會一點幽默感也沒有罷？」

「沒關係。」S理了理手邊那疊厚厚的卷宗，隨而抬起頭來，對她施以莞爾一瞥：「因為，我也是跟妳開玩笑的。」

佛陀拈花般降服諸魔道，不費兵卒、無動干戈，談笑間一場進可攻退可守的華麗冒險便宣告灰飛煙滅……所謂職場情場化，情場戰場化，縱橫其間的爾虞我詐，實在是莫此為甚。

當然，自願棄兵曳甲的也不是沒有。大概是前陣子社會名流出軌上摩鐵（炒飯？吃海鮮？）的消息頻傳，U也開始反省她與V的關係。七年，一個女人從輕熟到初老，她

與他之間的地下情就彷彿夾在卷宗裡頭的極機密件，不是等待見光，就是必須徹底銷毀。那日，U無意瞥見他開車攜帶一家老小前往西餐廳用膳，臉上煥發的笑意和辦公桌前端著的撲克臉全然兩樣。她隱約感覺：自己和這名有妻有小的已婚男人，無論如何是再也回不去了。

同樣經過了數餘載修為，當年那群眼見苗頭不對提前離職、跳槽或者改業的新青年，絕大多數都不免走向W的道路——轉徙於不同公司，領完年終便拍屁股走人，直到再度成為某家企業機器中運作的小螺絲釘，終於有氣無力地慢慢變老；少數平步青雲者如X者之流，或許風風光光了好陣子，然而人無千日好，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在某次涉嫌掏空或盜用公款的弊案爆發後，這群人遂成了報紙社會版間一個懸而未決的名字。

至於那一小撮真正能撐過金融海嘯、信貸危機以及產業外移風潮的，泰半練就了螻蛄般頑韌不壞之身……好比Y和Z，小本經營的印花布料設計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恰巧趕上「文化創意」等時髦產業包裝列車，外加飄洋過海參與幾項國際紡織競賽摘下小獎，回到島國後立馬受封「臺灣之光」，光靠政府補助和一窩蜂的企業認購，訂單排到後年都接不完。

當他們決意拓展設計室規模而舉辦聯合招才活動，第一位推門進來的應徵者卻讓兩人都傻眼了——端坐在座椅上，只除了頭髮稀一點，皺紋多一點，肩膀窄一點，那的確確、的的確確就是當初的小組長A。

畢竟沒有什麼事是非誰做不可，也沒有什麼人是非做什麼事不可。

當然，在面試場合上，A也唯唯諾諾再三打包票：他願意由基層僱員幹起。

##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精心設計的職場百態，以英文二十六個字母代表各類各型的職場人士，老總、經理；前上司、女秘書；積極規劃自己未來的女強人；不斷換工作者、平步青雲者、務實者、務虛者、過勞死者、搞地下情者等等。

作者以詼諧的語氣敘寫他／她們的人物特質、出處進退，或一筆帶過，或放大特寫，承轉之間，流動自然。對於權勢主管，他意在嘲諷；對於底層職工，則頗有悲憫，最後又回到最先出場的小組長A，讓他成為新人來應徵，首尾圓貫，諷諭十足。

當然，主管並非都是如此不堪，員工有專業且敬業者，亦不乏其人，百態千姿，換個方式，正面書寫，還能如此有趣嗎？（李瑞騰）

## 得獎感言

學校是小社會，職場是社會；學校有按部就班的明文規定，職場則有事半功倍（或相反）的潛規則。如今的世代要從教室走向辦公室，一紙文憑、一頂學士方帽已不能權充出入平安的護身符；相反的，硬底的專業能力、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以及適度的人脈關係加持，方得成就可長可久的奧菲斯（Office）王道——畢竟生命不會自行找到出路，要想做出頭鳥，就必須不斷地練習振翼。